

不过，国会的开支和征敛同样引起了普遍的怨言。可以肯定，议员公开瓜分了三十万镑。^① 委员会掌管各种财政机构，从不报账。他们随意运用公共财产、数目保密，行使无限的权力。^② 国会毫无必要地增设机构，使财政体系更加错综复杂，制造更多美差肥缺以供安插自己人，掩盖公众普遍怀疑的欺诈。^③

财政部保存账目的方法公认为最精确、最古老、最众所周知、最不易欺诈。惟其如此，国会废除了财政部。他们把岁入托付给一个委员会，后者不受任何控制。^④

货物税臭名昭著，国民原先闻所未闻。现在，所有食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无不征收货物税。王国近半数货物和动产、至少半数土地、租金、收益已经充公。大多数保王党的这些财产遭到抄没，得不到任何赔偿。其余的保王党捐献巨款、签署他们憎恶的盟约以后，才获得赔偿。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不仅叹惋众多古老光荣的世家残破萧条，还不能不责备苛政酷法。无论在什么问题上，法律都理应严守最无可争议的习惯解释。

教区牧师同样受到苛政的压迫，自然以明显的方式影响到保王党人，乃至一切诚实的人。根据最温和的估计，^⑤ 似乎半数以上的国教会牧师已经扫地出门、穷困潦倒。他们唯

① Clement Walker's history of independency, p. 3, 166.

② Ibid. p. 8.

③ Id. Ibid.

④ Clement Walker's history of independency, p. 8.

⑤ 约翰·沃克试图复原牧师数目和受害的记录。国会声称给遭到驱逐的牧师保留了五分之一收益，但沃克充分证明：此数本来就很小，从来没有定期支付过。

一的罪行就是：坚持他们接受的政治和宗教原则，拥护他们从事神职之初就赞成的法律。他们只有弃绝主教制和圣礼、签署盟约，才能免遭如此苛刻的待遇。国教会牧师全心全意热爱国王。他们如果流露丝毫尊王的口风（所谓保王邪党），就会丧失这种苛刻选择的机会。牧师凌驾凡人的权威来自圣洁的人格，为坚守原则而受难，更加庄严可敬。保王党人的不幸加重了公众对迫害者的普遍愤慨。

物议最烈，莫过于乡村委员会无限的暴政和专断。战争期间，这些委员会的自由裁量权以急需为借口。然而，他们的任期永无止境、权威毫无节制。国民有目共睹，完全丧失了耐心。他们可以抄没、罚款、监禁、体罚，没有法律或救济。他们干预私人财产的问题。他们利用保王邪党的罪名，报复私敌。他们向臭名昭著的人，甚至清白无辜的人出售保护。一个星室法庭废除了，许多星室法庭建立起来；借口更牢固，权威更无限。^①

国民遭到奴役，愤慨与日俱增。追求自由的极度热忱已经衰退，反映长期蛊惑国民的借口已经没落。伪善的圣徒称他们的压迫为“蹂躏埃及人”，称他们的苛政为“选民的统治”，把一切不义插入狂热的长篇祈祷，以免为虔诚的丑态而羞耻，以上帝的名义向世人滥施种种暴政。赤裸裸的暴行可以宽恕，但他们这样歪曲理解力、滥用宗教，有洞察力的人对此格外痛恨。

^① 约翰·沃克 *history of independency*, p. 5. 霍利斯叙述国会的掠夺、压迫、暴政，跟沃克相同。只是沃克同样责备两派，他只归罪于独立派。确实，通常认为长老派比较温和，大概为害较少。参见 *Rush. vol. vii. p. 598*, and *Parl. Hist. vol. xv. p. 230*。

国会意识到民望的衰退，看到大军压境，发现一切资源都不足以应对眼前的危局，陷于绝望。伦敦仍然强烈支持长老派。伦敦市民兵人数众多，在战事中卓有声誉，根据最近的条例，交给国会完全信任的人。国会现在召集这支民兵，命令他们守卫城市四周的壁垒、防备国王。议院立刻下令征集一队骑兵。新模范军罢免的许多军官向国会自荐。长老派的将领波因兹在北方统率五千人马，可惜路途遥远、缓不济急。爱尔兰派遣军驻在西部，虽然公认忠于国会，同样远水不救近火。内地有长老派军队指挥的许多戍军，但分驻各地，目前无济于事。苏格兰人是长老派和盟约的忠诚朋友和狂热信徒，但他们集结军队、援救国会，需要很长时间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国会认为屈服才是更审慎的做法，先行缓兵之计，以解燃眉之急。他们撤销了宣布军队请愿者为公敌的宣告，从国会记录中删除。^① 这是国会屈服的第一个征兆。军队希望：仅仅依靠恐吓，实现他们所有的目的。他们顿兵圣奥尔班斯，跟自己的主人谈判。

军人篡夺民政就这样开始了。军人篡夺国会权力，精确地复制了国会最近篡夺王权的模式。

军人每天都增加要求。如果一个要求得到满足，他们就准备另一个更极端、更逾分的要求。一开始，他们假装仅仅为涉及士兵的问题请愿。接下来，他们为自己做无罪辩护。然后，他们的敌人必须受罚。^② 最后，他们索取规划政体、

① Rush. vol. vii. p. 503, 547. Clarendon, vol. v. p. 45.

② Rush. vol. vii. p. 509.

奠定国本的全权。^①

军人的措辞对国会毕恭毕敬，实际上却滥施侮辱和暴政。他们假装不指控国会本身，只控告惑主叛主的奸臣。

军队肆无忌惮，甚至以一般性措辞指控十一位议员大逆不道，是军队的敌人和国会的奸臣。他们是：霍利斯、菲利普·斯坦普勒顿爵士、威廉·刘易斯爵士、约翰·克洛特沃斯爵士、威廉·沃勒爵士、约翰·梅纳德爵士、麦塞、格兰、朗、哈利、尼克尔斯。^② 这些议员都是元老派的领袖要员。

军队坚持立刻将这些议员逐出国会、投入监狱。^③ 下议院答复说：仅仅依据一般性指控，不能如此逾分。^④ 军队评论说：斯特拉福德和劳德案件就是这种程序的直接先例。^⑤ 最后，十一位议员不想造成纠纷，自请退出议院。军队似乎暂时对这种屈服的标志感到满意。^⑥

军队声称：国会准备向他们开战，再次将国家投入血腥和混乱中。他们要求停止一切新的军事集结。国会接受了这个要求。^⑦

没有抵抗的迹象。军队为了顾全体面，接受国会的要求。他们撤退到距离伦敦较远的地方，在雷丁设立大本营。他们始终带着国王一起进军。

国王现在发现，他的处境比霍尔登拜时代有所改善。他

① Ibid. vol. vii. p. 567, 633. Ibid. vol. viii. p. 731.

② Rush. vol. vii. p. 570.

③ Ibid. vol. vii. p. 572.

④ Ibid. vol. vii. p. 592.

⑤ Ibid. vol. vii. p. 594. Whitlocke, p. 259.

⑥ Ibid. vol. vii. p. 593, 594.

⑦ Rush. vol. vii. p. 572, 574.

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，两派都对他更加重视。

国王所有的朋友获准觐见。他和王后的通信不再受到阻碍。他的牧师回到身边。他获准使用圣礼。他的孩子一度获准造访。他们几天时间就来到国王驻节的卡弗夏姆。^① 自从内乱开始、国王离开伦敦以后，他一直没有见过幼子格洛斯特公爵和伊丽莎白公主。^② 自从他投奔纽瓦克的苏格兰军队以后，他也一直没有见过约克公爵。一介平民不熟悉宫廷的乐趣、军队的喧嚣，也不可能比这位善良的君主更热爱他的家庭了。他对军队的宽容十分满意。克伦威尔目睹王室家庭的团聚，承认自己从来不曾见过如此温情的场面。他非常赞赏查理全部性情和举止表现的和蔼可亲。

这位狡猾的政治家和各党派领袖都向国王致敬。经过了一切灾难，幸运似乎再次对他微笑。国会害怕国王和军队达成协议，比原先更加毕恭毕敬，邀请他驻跸里士满，援手安定国家。主要军官对他毕恭毕敬，在一切场合表示要恢复他正当的权力与特权。军队的宣言坚持确定国王的岁入和权威。^③ 各地保王党希望君主制复辟，他们普遍偏向军队；国会希望他们屈从，大失所望。

国王开始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。邦国越是混乱，他越是相信：各党派早晚要求助于他的合法权威，非如此不足以止乱。他好几次说：“你们不能没有我。没有我的帮助，你们不可能安定国家。”国民没有自由，没有政府。国会没有权威。

① Clarendon, vol. i. p. 51, 52, 57.

② 国王索取他的孩子们，国会总是回答：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在伦敦得到的照顾不会不如牛津。Parl. Hist. vol. xiii. p. 127.

③ Rush. vol. vii. p. 590.

军队没有合法的主人。各地风雨飘摇，到处都是恐怖、压迫和动荡。乱局不可能长期持续。他希望：人人都会回顾古老的政体。那时，他们和他们的祖辈长期享受幸福和安宁。

查理倾听所有的建议，希望在敌对的党派之间维持平衡，但他更希望跟军队达成协议。他领教过国会的极端苛刻。他们声称彻底毁灭王权。他们羁押国王个人。军队在这些方面都更宽容。^①他已经得以跟朋友自由交流。军官议事会的国本意见书既没有坚持废除主教制，又没有坚持惩罚保王党。国王在这两方面最不情愿。他们要求目前的国会必须有限定的任期，国王对此寄予厚望。

国王跟将军联合，似乎也比跟僭越的国会联合更自然。国会长期自称享有邦国的全部统治权，已经宣布他们的决断仍然至高无上。他希望：只要给几个人封官进爵，就能拉拢全军，迅速地重建自己的文官统治。他提议：封埃尔顿为爱尔兰副王；封克伦威尔为埃塞克斯伯爵，授嘉德勋章，统率全军。他们为此举行秘密谈判。克伦威尔假装倾听国王的建议，乐于保证谈判渠道畅通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国王从未怀疑：克伦威尔出身平民绅士，居然胆敢觊觎历代宗室贵胄相传的王杖。他希望：克伦威尔最终会采取措施，满足义务、利益和安全的所有动机。

克伦威尔一面用这些期望引诱国王；一面继续策划征服国会，剥夺他们所有的抵抗手段。国会为了安抚军队，封费尔法克斯为英格兰和爱尔兰大将军，授予他全部军权。费尔

^① Warwick, p. 303. Parl. Hist. vol. xvi. p. 40. Clarendon, vol. v. p. 50.

法克斯虽然倾向于他们，却已经无法掌握局势。

国会投票通过决议：解散服从他们的命令、报名去爱尔兰、抛弃叛军的军队。换句话说，国会惩罚他们的忠诚。波因兹统率的北方军队已经哗变，反对他们的将军，跟主力大军联合。大军已经成功地将军权凌驾于文官统治之上。^①

国会丧失了一切残余的资源。叛军要求：调整伦敦民兵，罢免长老派专员，把指挥权归还给战争时期一直统率他们的军官。国会甚至接受了如此横暴的要求，投票决定服从军队。^②

国会在目前的困境中，以无限的耐心迎合形势。他们希望寻找更有利的机会，恢复他们的权威和影响。但伦敦市操之过急，使他们的谨慎付诸东流。伦敦市民请愿反对调整民兵。学徒和暴民随之而来，包围了下议院的门户。他们喧嚣、吵闹、施暴，胁迫国会撤销刚刚通过的决议。国会满足了暴民的要求，他们立刻散去，让国会自由行动。^③

暴乱消息传到雷丁，军队立刻采取行动。他们说：鉴于两院受到胁迫，他们决定维护国会的权利与特权、反对暴动的市民、恢复国会讨论和决策的正当自由权利。他们进军伦敦，进抵亨斯洛希斯。两万雄师决心不顾法律或自由，执行将领下达的无论什么指令。这时发生了最有利的事件，加快和鼓励了他们的进军。两院议事长曼彻斯特和伦塞尔、八位上议员、六十位下议员秘密逃出城市，带着节杖和一切权威

① Rush. vol. vii. p. 620.

② Rush. vol. vii. p. 629, 632.

③ Ibid. vol. vii. p. 641, 643. Clarendon, vol. vi. p. 61. Whitlocke, p. 269. Cl. Walker, p. 38.

的标志投奔军前；抱怨国会遭到暴力胁迫，请求军队防御和保护。军队欢声雷动，迎接他们，给予他们英格兰国会的一切尊荣。在一切公共事务中，名分都有最大的重要性。军队获得如此理直气壮的名分，出师惩戒叛乱的城市，重光遭到侵犯的国会。^①

伦塞尔和曼彻斯特都不是公认的独立派，他们采取的步骤出乎意料。不过，他们大概预料到：军队最终必定会胜利。他们乐于及时投靠即将君临全国的权威。

国会的迎合措施只得告一段落。他们要么立刻屈服；要么坚决抵抗军队的暴行，准备积极防御，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力而战。两院立刻选出新任议长：亨斯顿勋爵和亨利·佩尔汉姆。他们重申原先的征兵令。他们任命麦塞为统帅。他们下令训练有素的团队编练人马。伦敦全城骚动，回荡着备战的声音。^②

军队停顿或撤退的消息传来，大街小巷就响彻市民万众一心的呼声。军队挺进的消息传来，谈判和投降的呼声就同样响亮而激烈。^③ 怯懦的居民害怕大规模掠劫，甚至屠杀。

军队逼近时，将军派雷恩斯博洛渡河。他陈兵南瓦克，当地守军决定跟大军共命运，乐意相迎。于是，国会决意屈服。凯旋之师穿过伦敦市，但纪律严明、体面谦逊。他们将两位议长送往威斯敏斯特，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。骚乱祸首的罪责落到遭到弹劾的十一位议员头上。他们遭到

① Rush. vol. viii. p. 750. Clarendon, vol. v. p. 63.

② Rush. vol. vii. p. 646.

③ Whitlocke, p. 265.

驱逐，大部分渡海逃亡。七名上议员遭到弹劾。伦敦市长、一名治安法官、三名市议员囚入伦敦塔。七位市民和民兵军官入狱。从骚乱开始到议事长返回，国会所有法案一律撤销。夷平城市四周的壁垒。军团在白厅和梅斯扎营。国会沦为正式的仆役，专门为自由重光指定了感恩祈祷的日期。^①

下议院中的独立党欢庆胜利。他们想象，现在邦国的一切权威都已经落入自己手中。他们盼望已久的虚拟共和国模式终于近在咫尺。他们秘密支持军队僭越文官权威的一切行动。他们希望在利剑的威胁下，将更完善的自由体制强加给不情不愿的国民。内乱开始以来，各党派、国王、教会、国会、长老会都已经大错特错。不过，必须承认：在所有人当中，独立派和共和派的幻想最违背常识和可靠的政治准则。然而，独立派领袖维恩、费恩斯、圣约翰、马丁在英格兰素以深思熟虑、诡计多端著称。他们擅长伪装和陈情，欺骗了全体国民。克伦威尔居然能骗住这些人，可谓技高一筹。除非这样解释：机关算尽的小聪明完全不同于真正的智慧。即使最审慎的人嗜权过度，也会忽视这些措施在他们前进之路上造成的任何危险。

军队领袖完全控制了国会和伦敦市，冒险将御驾移到汉普顿宫。国王在宫里住了一段时间，表面上自由而尊严。他的性情同样平静，经历了无数起浮穷通，仍然面不改色、举止从容。他虽然身为宿仇死敌的俘虏，在觐见宾客面前仍然不失人君之度；不亢不卑，一如既往。他的举止原本并不平

^① Rush. vol. viii. p. 797, 798, &c.

易近人、和蔼可亲；现在由于深厚的温和宁静，显得非常亲切。

国会再度向他提出条件，内容跟上次纽卡斯尔的条件相同。国王拒绝接受这些条件，要求国会跟军队商议，以此为基础安排公共秩序。^①他仍然希望跟将军们谈判，能够成功地恢复王权，然而在这方面，一切事态无不江河日下。大部分史家认为：克伦威尔的陈情毫无诚意。他借助武力，掌握了国王的人身；借助花言巧语，赢得了保王党的忠诚。他凭借这些资本，奴役国会；然后只顾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，别无所虑。他认为：国王的复辟，甚至国王的生命都跟他的雄图大业不能相容。由于他无限的野心和深刻的诡诈，这种看法有相当的依据、值得相信。不过，更合理的假设是：人类视野狭窄、目光短浅，他大胆的篡夺由一系列事件造就。他后来贵不可言，当时还无从预见。当时的许多作家宣称：他确实打算跟国王秘密交易。他为自己的安全和发展着想，最有可能采取这种措施。然而，他发现军队的狂热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。多年来，狂热信徒一直受到巧妙的煽动。他们的恐怖和仇恨针对国王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他们的原则不难为私人利益歪曲和规避，但掩饰托词必不可少，不能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：违背以前的一切声明和宗旨。无疑，克伦威尔至少利用了这种理由。他很少接受国王的朋友来访，对勤王事业的青睐比以前更少。他说：鼓动家已经在挑唆军队憎恶他；称他为逆贼，准备为私人利益将上帝的事业出卖给

^① Rush. vol. viii. p. 810.

宗教和虔诚的大敌。他宣称：他们为了谋害国王，已经在暗中策划孤注一掷的密谋。他假装非常担心：他和统兵将领的一切权威不足以约束这些狂热信徒、阻止他们血腥的图谋。^①

国王天天收到鼓动者威胁的消息，开始考虑离开汉普顿宫、投奔安全地点。卫队已经增加了两倍。闲杂人等禁止出入。加强国王的人身安保。这一切措施借口保护他的安全，其实是为了让他在目前的环境中感到不安。这些诡计很快就产生了预期的效果。查理自然易受顾问影响。那时，他身边没有好顾问。他突然决定撤离，但没有经过任何协调，至少对个人未来的安排没有任何合理计划。他秘密离开汉普顿宫，身边只有约翰·贝克莱爵士、阿斯博恩哈姆和莱格。一小时以后，人们才发现他的逃脱。他们走进国王的房间，在桌上发现了几封信。这些信件分别留给国会、将军和侍奉他的军官。^② 他整夜穿过森林，次日抵达南安普敦伯爵的蒂奇菲尔德宅邸。居孀的伯爵夫人住在那里。国王知道她为人高尚，可以信托。他前往蒂奇菲尔德以前，已经去过海岸，非常焦急地表示，他似乎要找的船没有来。贝克莱和莱格没有参与机密。他们由此推测，国王有意渡海离开。

国王不能指望在蒂奇菲尔德长期隐蔽，下一步举措尚有疑义。这里邻近怀特岛，哈蒙德任总督。此人完全依附克伦威尔。经他介绍，哈蒙德娶了名人汉普登的女儿。汉普登有生之年一直是克伦威尔的密友；在他死后，克伦威尔的敬意丝毫未衰。这些条件非常不利，但总督是哈蒙德博士的侄子，

① Clarendon, vol. v. p. 76.

② Rush, vol. viii. p. 871.

哈蒙德博士是国王宠爱的牧师。他在军中已经获得良好的声誉。目前事态紧急、计出无奈，只得求助于他。阿斯博恩哈姆和贝克莱奉命赴怀特岛。他们奉命不得向哈蒙德泄露国王藏身的地点，除非他作出以下承诺：即使国会和军队要求他交出国王，他也不会服从；如果他无法保护国王，就要放国王逃走。显然，这项承诺极其脆弱、不足为恃。然而，阿斯博恩哈姆甚至没有索取严格的承诺。他把哈蒙德带到蒂奇菲尔德，若非背叛，至少也是轻率。国王不得不把自己托付给他，一起前往怀特岛的卡里斯布鲁克城堡；在那里受到毕恭毕敬的接待，但实际上无异于俘虏。

克拉林敦勋爵^①断言：国王逃离汉普登宫当时，还无意赴怀特岛。我们在此确实看到，这位史家叙述的所有情况有力地支持这种观点。然而，查理致苏格兰国务秘书兰尼里克的信件仍然存在。国王在信中直截了当地宣称，他自愿前往怀特岛，甚至暗示：如果他觉得合适，可能去泽西岛或其他地方寻找安全。^②或许，他仍然相信将军们的承诺。如果鼓动者的狂怒直接威胁他的生命，他暂避其锋，他们就会履行一再保证的尊王承诺。

① P. 79, 80, &c.

② 原话如下。“兰尼里克，我惊讶地听说（如果属实的话）：我有些朋友说，我去泽西比这里更安全。如果认为此言属实，或是这里保证不了个人安全；我就没有理由来这里，也不会已经在这里了。我没有理由为此懊悔，希望将来也不会为此懊悔。我每天都对总督更加满意，发现岛民善良、和平、安静。我想：让你感到安慰，并非不合适；希望至少对其他人有好处，不用说你。”Burnet's Memoirs of Hamilton, p. 326.（续上页注^③）还可参见 Rushworth, part 4, vol. ii. p. 941。除了克拉林敦以外，当时所有作家都说国王自愿和预谋前往怀特岛。或许，国王认为：计出无奈，无助于他的信誉；更乐意自称完全自愿。或许，他认为：如果朋友认为他的处境并非不快，就会感到宽慰。

此事的真相不大可能完全确定。无论真相如何，查理这一步对自己最为不利，对克伦威尔和他所有的敌人最为有利。他现在的位置远离党羽，完全掌握在军队手中。此后无论用力还是用计，救驾都非常困难。克伦威尔只要有意，随时可以送他去那里，但若没有国王的同意，这样的措施易遭物议、不无风险。国王自投罗网，正好满足了宿仇死敌的心愿；对他们是意外的好运，对国王自己带来了致命的后果。

克伦威尔现在完全掌握了国会，解除了监护国王的一切烦恼，认真着手平息军队的骚乱。他原先巧妙地煽起兵变，成功地利用兵变，反对国王和国会。他为了诱使军队犯上谋主，在下级军官和士兵当中鼓励傲慢的精神。在许多方面，军营表现出更多的政治自由、而非军事服从。军队自身形成了某种共和国；为了安邦定国，忙于筹划虚构的共和政体。这些武装的立法者每天都在讨论国本大计。他们同意废除王权，贵族必须搁置，甚至各等级都应该一律平等。公民的财产和权力由此一律平等。他们说：圣徒是地上的盐。选民之间完全平等。使徒出自最卑贱的行业，同样的规则适用于最卑微的哨兵和最伟大的统帅。只要圣灵降临，前者就有资格受到同样的尊重。

克伦威尔为了根除士兵这些放肆的准则，下令解散鼓动者的会议。他声称完全服从国会，后者现在已经彻底沦为他的工具。他计划将来借助驯服的国会，行使自己的权威。然而，军队所谓的平等派已经体验了统治权的甘美，剥夺他们的权力，并非易事。他们继续秘密开会。他们宣称：军官和教会、邦国其他部分一样，需要改革。几个团队参加了煽动

性的抗议和请愿。^① 他们协商确定了几处集结地点。一切事务陷于无序和混乱中。然而，克伦威尔手段坚定、行动迅捷。他很快就平定了这些动乱。克伦威尔破釜沉舟，表现更大的胆略，散播更广的恐怖。他当着叛军的面，逮捕他们的首领，行使战争议事会的权力，立刻枪决一人。余众胆寒，立刻抛弃叛乱标识。从此，军队恢复了他们缺乏的纪律与服从。^②

克伦威尔对埃尔顿言听计从。埃尔顿把军人嫁接在律师身上，把政治家嫁接在圣徒身上。他接受的原则似乎鼓励人类社会最无拘无束的放纵，适于引入最登峰造极的暴政。他本性暴躁，不过意图大概是诚实的。他企图借助武断权力，奠定自由。他实现想象的宗教目标，自以为不受任何普通道德规范的约束。低级的规范必须从属于高级。克伦威尔根据他的建议，在温莎秘密召开主要军官会议，商议国本大计和国王未来的处置。^③ 这次会议从虔诚的祈祷开始，祈祷来自克伦威尔和其他圣灵附体的军官。（因为这支军队的军官同时接受了委任和圣灵）会议第一次提出闻所未闻的大胆建议：借口暴政和恶政；审判国王，根据法庭判决惩罚他们的君主。他们知道：只要查理活着，深受保王党的尊重和爱戴、开始受到大多数国民的喜爱和同情；无论监视多么严密，勤王的阴谋和叛乱都会永无止境。秘密谋害会蒙受不义和残暴的污名，使罪行更为卑劣。全人类势必众口一词，将逆贼、刺客的恶名加在行凶者头上。他们必须尝试破天荒的程序，

① Rush. vol. viii. p. 845, 859.

② Idem, *ibid.* p. 875. Clarendon, vol. v. p. 87.

③ Clarendon, vol. v. p. 92.

以创新震惊世界；冒充法庭，以其鲁莽掩盖残暴。他们借助人类完全平等的狂想，保证军队的虔诚服从，公开联合起来反对宗室，给予他们穷凶极恶的侮辱和伤害。^①

因此，军官会议秘密决定：必须迫使国会接受这项措施，引导他们从暴行走向暴行，直到最后的不义登峰造极，似乎以某种方式完全不可避免。种种恐惧和猜疑始终构成侵犯宪法的借口。国王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些借口，从卡里斯布鲁克城堡传信建议：终生放弃民兵的统帅权和重要军官的提名权。条件是：他去世后，这些特权应该交还王室。^②然而，国会的行径完全像胜利者和敌人。他们跟国王交涉，一概不考虑公正和理性。他们在独立派和军队的唆使下，对国王的提议不予理睬。国会起草了四项预备性提议，递交国王，要求他明确同意所有预备条款，然后国会才能屈尊讨论正式条款。第一条：国王应该授予国会二十年军事统帅权，以及随心所欲征收必要税款养兵的权威。甚至二十年期满后，国会仍然保留相应的权利；他们只要宣布王国安全有其必要，就可以行使同样的权威。第二条：国王应该撤销所有反对国会的公告和宣言，承认国会举兵为正当和必要的防御。第三条：

① 当时狂热信徒喜爱的文本如下。“让上帝的圣徒开口赞美上帝。圣徒手握双刃宝剑，向异教徒和国民受到的虐待复仇，用锁链捆绑他们的国王，用镣铐束缚他们的贵族，向他们执行法官写下的判决。一切荣耀归于圣徒。”Psalm cxlix. ver. 6, 7, 8, 9.

克伦威尔的疯牧师休·彼得斯经常用这段话祈祷。

② 当时狂热信徒喜爱的文本如下。“让上帝的圣徒开口赞美上帝。圣徒手握双刃宝剑，向异教徒和国民受到的虐待复仇，用锁链捆绑他们的国王，用镣铐束缚他们的贵族，向他们执行法官写下的判决。一切荣耀归于圣徒。”Psalm cxlix. ver. 6, 7, 8, 9.

克伦威尔的疯牧师休·彼得斯经常用这段话祈祷。

国王应该撤销所有封授贵族的法案，废除所有贵族特权。掌玺大臣里特尔顿从伦敦带来御玺以后，这些法案都已经用玺。国王同时应该放弃未来封授贵族的权力，除非经过国会同意。第四条：国王授予两院随心所欲决定异地延会的权力。这项要求似乎无足轻重，但独立派策划将国会移到他们内定的地点，在那里永远受到军队的控制。^①

国王认为这些主张反常而逾分。他作出这些让步，同时却保障不了任何安排，只能盲目信任敌人以后的授权。因此，他要求亲自跟国会谈判。双方都应该调整要求，然后才可以坚持任何让步。议院内的共和派假装对这个答复大发雷霆，公然以激烈的措辞谩骂国王本人及其政府。迄今为止，所有争论通常以某种程度的敬意提及御名。埃尔顿假借军队的名义发言。成千上万的圣徒冒着生命危险，保卫国会。他说：国王否决四项法案，也就否决了国民的安全和保护。国民服从国王，国王保护国民，二者无非互惠关系。如果国王不尽他那一方的义务，国民也就解除了所有效忠的义务。国民自定国本，不再需要咨询如此误入歧途的君主。^② 克伦威尔大谈军队的勇武、善良和圣洁，然后补充说：期望国会根据自己的权力和决断，指引和保卫王国；不再让国民习惯期待国王提供的安全与管理。国王如此顽固，上帝已经让他的心变硬了。迄今为止，军队用鲜血保卫国会。他们抵御了多少危难，仍然勇敢忠诚，继续以有力的措施，保卫国会反对一切敌人。他补充说：“你们不要忽略自己的安全和王国的安全

① Clarendon, vol. v. p. 88.

② Cl. Walker, p. 70.

(他们也有份)；不要使他们相信自己遭到叛卖，自己的利益落入敌人的愤怒与恶意之手。他们为了你们，才挺身迎击无法和解的敌人。当心（他同时手握宝剑），当心不要让他们绝望。否则他们就会通过其他途径寻找安全，而不再拥戴你们。”^①这种论据胜利了，不过仍然有九十一位议员敢于反对。国会表决通过：不再向国王致辞，不再接收国王的任何信件或口信。任何人不经两院同意就跟国王联系，皆以大逆罪论处。上议院通过了同样的条例。^②

这次所谓的绝交表决实际上废黜了国王，正式颠覆了整个宪法。下议院发布公告，支持这项举措，二者的激烈程度不相上下。公告诬蔑国王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甚至他们著名的抗议书都认为这些罪名妄诞、逾分，略而不提。公告指控他：谋害父王，出卖拉罗谢尔，策划爱尔兰大屠杀。^③他们诋毁国王的名誉，以便破坏他的权力；毁谤攻击正是侵犯人身的滥觞。

国王一旦拒绝四项法案，哈蒙德就根据军队的命令，赶走了他所有的仆人，切断了他跟朋友所有的联系，对他严密监视。国王后来指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对菲利普·沃里克爵士说：在严密监视的几个内，此人就是他最好的伙伴。^④老人是负责给他点火的用人。他没有得到任何消遣或社交，宽慰焦虑的心情。他时刻面对的前景不外乎迅速下毒或行刺，因为他并不担心法庭的审判和处决。迄今为止，历

① Ibid. p. 70.

② Rush. vol. viii. p. 965, 967.

③ Rush. vol. viii. p. 998. Clarendon, vol. v. p. 93.

④ Warwick, p. 329.